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叢載卷十二至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叢載卷十二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僧惠能

惠能禪師唐武則天朝說法講經于永寧州南雙瑞崑
永福知縣至永寧叩其行止答曰僧修于此不知花甲
但覺時寒時暑草木盛而後衰惟記入山之年乃某年
某月也縣官數其歲次已四十年矣武后徵召不赴後

往曹溪世稱六祖通志

卷十二

白鹿禪師

白鹿禪師桂人姓張名元康禪祿已能合掌趺坐長祝髮龍泉寺嘗歸省親登陽龍山頂樂之自號陽龍野人延和間住京兆大興寺開元初明皇幸安國寺召利涉法師修經時緇徒雲集敕內侍諭衆有明上乘者闡揚無隱師前奏曰臣願演玄旨命與利涉對問旨意詳明明皇嘉歎賜住持安國寺明年駕復幸時集沙門凡五

百人以外國所貢白鹿示之鹿到師前跪伏遂以鹿賜之號白鹿大師開元末丐歸復居陽龍大興佛刹名其

寺曰白鹿

桂林府志

全真

寂照大師俗姓周名全真郴州人幼有神悟七歲就外傳授書命讀師問傳這是甚麼傳未即答師曰天以此高覆地以此厚載人以此成聖賢豈空空叫我讀來識些之乎者也便了傳訝曰非常兒也年十六詣郴州城

北開元寺剃落受戒杖策至吳徑山叅道欽禪師數載
得安樂法徑山稱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
象主不逐四時凋吾知汝所到矣天寶戊子冬徑山奉
上召游京師師隨侍帝御朝元閣羽士有史華者希專
寵奏與釋氏角法華於東門觀架刀為梯登躡而上如
履磴道師亦於本寺庭樹間為梯較東門增高百尺鋒
刃銛白如霜師跣足躍身上下若踏平地以至沐沸油
浴烈燄餐鐵嚼釘為戲了無難色羽流駭汗掩袂而走

帝大嘉悅尋還山拜辭徑山之羅浮國徑山曰子緣在
南荒試溯湘游師旋郴省母及里門鄰姥呼其乳名師
笑謝曰得道不歸程歸程覺有情江邊逢老嫗呼我舊
時名入見母殺鷄為黍食師師不忍却盡噉之母食其
一跣師食竟趨至江澚出腸洗之有獨足雞浮水面焉
郴人建刹香山留師師結靜室牛嶺下初周源山有怪
人網人而食師至其家其母請避無何怪人歸輒舉網
向師師以袈裟覆之怪人伏不能起哀求歸嚮師摩頂

長其喙怪人竟從為侍者師過衡山雁峰寺寺僧不容止宿師曰既不止宿可借行僮衆唾之曰行僮難覓要泥塑金剛吾當奉送師曰不難以手指其一偈曰摩尼瓦礫混塵埃多眼何曾識得來昨日西方音信至彌陀不在九蓮臺倏然金剛倒地一健僮荷簦從師而去衆大訝追之及渡跪泣曰肉眼不識活佛願留回寺師曰五百年後吾當歸雁峯爾至德元載至湘源得湘山荀布臺因卓錫焉高僧從者甚衆太和八年冬有詔沙汰

天下僧尼師已豫知之師一夕頂生肉髻鬚髮併長製
衣曰無量衣冠曰真空冠入覆釜山結茅隱焉宣宗即
位有詔除苛禁復浮屠湘源之父老子弟苦旱三年矣
衆入覆釜迎師出山師擲錫東飛正行間甘澍踵之連
雨三日四郊沾足居城西淨土院自此不易衣冠不剃
髭髮自號無量壽主人大中庚午夏韋宙守永州辦齋
供佛檄邑令促輿夫走迓師師云吾當自往豈可以方
外老人勞郵傳邪使返命途未及半師已至至則四門

各見其一守出郊迎惟見其一咸通八年丁亥二月十日謂弟子曰無色界天請吾說法是夕坐化時年一百六十有六越八日真相如生隨卜于筭布臺下建院迎龕入焉又踰二七日夜頂放白毫相光十一道光中現十有一佛如是者彌月湘人奔走崇奉有禱輒應咸通庚寅劉相公瞻謫驪州乾符甲午召還駐節湘源望山中紫雲迴翔光遠有耀詣院作禮蠲縑一笥助修浮圖乾符丙申二月浮圖成奉師出龕歸塔藏之宋元祐三

年又建令塔成歷二百二十有四載開故塔奉安佛座
出其真身色相如故遂以香泥塗飾顯坐殿塔之下元
符三年座生奇花靈草席地如繡州以事聞詔賜寂照
大師紹興五年賜塔曰妙明十四年加慈佑寂照妙應
普惠大師嘗制法教十二部每部十二卷名曰無量經
五代間經兵火今存十二卷云初湘源城在院西七里
晉天福丁酉楚藩馬希範以法師諱全真又閱師利益
經云吾于應中見清湘毫光輪因是奏于朝徙城于縣

之東南陞縣為州命名曰全置清湘縣附郭

全州志
湘山志

信天大師

信天大師桂人姓胡名法壽始出家為頭陀無他能惟
飲油有施者雖巨鉢引滿無苦也俗呼為喫油道者語
默不常衆莫之測時有中貴南使見而異之還奏僖宗
詔詣京師入見不肯削髮以為受之于親不忍去從之
忽云天下將有叛者起惟蜀可避再奏不納師乃自往
俄黃巢反僖宗西狩遂以為神從駕還京賜號鎮國屢

辭不受復賜信天大師

桂林府志

道林

唐調露中桂州人薛甲嘗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
瞻敬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日辭去云貧道在
此撓瀆多年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周
年不回即可開展經歲餘開鎖見有金數千兩後賣一
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養至今像儀見存
薛甲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效職

桂林風土記

鹿虎二禪師

唐鹿虎二禪師寓居橫之寶華山寺修行有道聚徒甚衆一僧騎花虎一僧騎白鹿往來山間人常見之

南寧府志

慈明禪師

慈明禪師姓李名楚圓全州平塘人神悟迥異祥符二年出家受具攝衣游方遍叅知識天禧間入洛中訪汾陽昭禪師昭令造丈室一言契悟洞徹心源七年辭去昭因謂曰子之法器吾已久知吾在首山親證三昧研

窮的要今付於汝汝善護持宜往南方大興吾教師受
囑已徑造筠州洞山寶禪師法席終日壁坐寶問達摩
九年意旨如何師曰空腹空心翌日寶升座推為導首
內翰楊大年駙馬都尉李道勉皆與師為方外交後詔
師入內同觀渭川圖仁宗問能詩否師曰那箇崗頭一
撮山何年寫入畫圖間依稀似我湘源景只少虞妃淚
竹斑上悅賜紫衣號慈明大師

桂林府志

乘廣

楊岐乘廣者容州人張氏子七歲學書十三慕道至衡陽依天柱入洛謁荷澤會契真乘由是南返中經楊岐一見峯巒賞其奇秀謂可開策遂成道場踰嶺以北涉湘而南法侶望山如趨鷲嶺

通志

僧契嵩

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戴觀音像誦其名號一日千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

昉借其家藏之書讀于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
之五常著為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
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
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歐
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齋往京師經開
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
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
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備

得禪門祖宗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本一部三卷上陞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陞下萬幾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于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

藏中書劉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
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
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
公襄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于靈隱永安精舍
熙寧五年示寂葬於永安之左

僧念常佛
祖通載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没于餘杭靈隱山翠微堂入葬
訖不壞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
重鍛鍛之愈堅嵩之文僅叅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

曰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諸巨
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為京尹特上殿以其編
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完潔至死無犯
大訖根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講
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噎乃終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藤州
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濟深伏其才答嵩詩
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

僧文瑩湘
山野錄

僧行瑛

開先行瑛桂州永福人毛氏子受業本州之菩提寺長
即出游至吉州隆慶院謁慶間多所開悟次叅照覺頓
息諸疑出世廬山之開先瑛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
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遺風在開
先幾二十年初苦疾痺屢求去未得卧病者三年一旦
起將梵剎鼎新之九年乃成見者駭歎黃太史魯直常
戲謂瑛為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遊俠云

永福志

僧洪

洪禪師宋時人少持齋好誦諸釋家言每焚香讀經善念修持寓崇善寺中結廬以居正體危坐如泥塑人竟日不飲食鄉有好善者每以衣糧助之壽九十尸解而

去

南寧府志

超信

定慧超信者桂州人性敏悟師事琅琊覺說法於蘇州之定慧院為覺嫡嗣

通志

法演

法演桂州人志慕真乘久無所得一聞黃龍慧南風旨
玄峻演曰真吾師也遂去事南因紹其法後以大衆推

主蘄州四祖山法席

通志

僧奉忠

冷齋夜話云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
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于
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忻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
之忠舉筋噉之無所疑子厚笑曰奉佛戒乃食蒸蛇何

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誚已而倚檻看層雲子
厚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子
厚使誦之忠曰如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
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

胡仔漁隱叢話

佛日禪師

佛日禪師來賓縣金華峰第一代祖有戒行宋紹興中
於獅子山文殊菴端坐而逝留偈云落落拓拓上無把
捉出沒太虛無繫無縛鐵馬倒地誰人摸索

一統志

善資禪師

善資禪師桂人住寧壽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廣南境
云地連南嶽千峰秀水接西川一派清如何是境中人
云腰間曾墜石境上本無塵問上宗乘事若何云一棒
一痕分痛癢獨許泥牛木馬知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以手反覆示之僧云不會師云若喻此如鴉啄鐵

牛無下口處

桂林府志

善慶

僧善慶宋時清涼寺僧也勤戒行得悟常游富川大小洞天卒不見人以為羽化云

通志

僧景淳

僧景淳桂人工詩規模淵源出于與可元豐初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聞鄰寺齋鐘即造焉諸刹皆敬愛之或陰雨為送食二十年如一日淳詩意艱深不可遽解如夜色中旬後虛堂第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傍立草

際一螢飛之類是也

桂林府志

紫衣禪師

能仁者宋賜號曰紫衣禪師初悟道居勝全山後因建能仁寺明正德末移寺于全州南岸

通志

桂林老僧

樂平向十郎者為商往來湖廣諸郡嘗販茜枉數十篋之桂林值久雨憩僧寺中天乍晴悉出茜曝于庭俄一人儒衣入門相揖問勞委曲如舊交良久率爾言曰君

之此物能捐十之一見贈予向笑曰鄙人不遠數千里來貿易以覲錙銖之息歸養妻孥不幸困于雨進退無計君何為出此言且素昧平生何緣損己以相餽豈故相戲邪其人卑躬下氣求之不已向大怒極口詆之則熟視微笑而去少頃所曝齒皆變白色欲腐向驚疑莫測一僧在傍密語之曰此子精于南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害人向愁慘泣曰為之奈何僧曰吾知之久矣見之熟矣彼固不敢犯我然以其挾妖欺天害人以自

利心惡之今知客反掌受禍詎宜忍不言此子技至精
儕輩莫及獨此東去十里外有老僧能制之而其居隱
邃人所不識客誠能虔心求訪盡力哀祈當轉禍為福
不然無濟也向拜謝如教亟往訪之則荒榛蔽目絕無
人迹蕭然一草舍不蔽風雨老僧憫騰獨坐向趨拜致
敬跪以情白拒之甚堅曰吾厭苦世紛屏迹待盡安有
所謂道術哉且何人饒舌為汝道向洒涕悲鳴拜以百
數乃首肯呼入室取丹書小符一紙付之曰汝歸就曝

處以大釘釘之勿令盡彼若來悔伏則取而縱之向歸
用其說未瞬息間茜色如故秀才者復來遍體腫脹氣
息纔屬令二僕扶持蹣跚悔謝曰昨聊與客戲爾何至
是所攜貨既無傷幸舍我向為去釘其人漸平復如初
鄭重而出別有告者彼非真感君賜也業已相負釁隙
既成必謀報怨將何以待之向益懼又奔詣老僧僧曰
若果爾宜重釘此符令沒入地除妖以寧一方吾之志
也向謹奉教符纔沒地外間爭相傳告云秀才暴卒矣

是事本吾邑向元伯侍郎族黨所致而鄉人皆不知後
聞何德揚始言之

夸堅志

盧德洪

張自明寓京時有一僧來謁曰余姓盧名德洪宜州廣
化寺僧聞君任吾州故來謁遂留談授一履而去云至
宜以此履覓我自明至宜游南山問德洪所在衆僧愕
然云本僧別去不知所向久矣自明焚香祝曰汝有靈
以香引我已而香拂山左石室中往觀之有竅燈猶微

明德洪坐化于内一履在前與所遺無二始知其異云

西事
珥

齊曉

齊曉桂州人碧蘭坊蕭氏子依護國寺出家既具戒游
湖湘依雲峰悅禪師數年悅謝世乃渡江游祖山愛黃
梅小招提葺為香火之社邂逅楊次公與語針芥相投
叙雲峰錄行于世既南還舊隱道俗參和者常數百人
繼住寧壽寺風規凜然復還護國寺臨終之日四衆圍

統至中夜轟一喝衆急趨之已撼不應矣危坐三日儀

采不變瞻禮者踵武不絕

桂林府志

僧圭

宋鹿苑圭者桂州人嗣德山遠開法于潭州之鹿苑寺

通志

紹慈

萬杉紹慈桂州人趙氏子年十九振策踰衡嶽抵豫章觀馬祖遺迹聞廬山東林常總道席甚盛遂委心焉一

日語次總舉拂子擊慈者再慈遽奪拂子總云汝何敢
爾對曰拂子今屬慈矣總云三十年老將今被小卒摧
折自此聲名籍甚推為東林上首隨出世

通志

慧初

德山慧初靜江府人初見善財廣叅事奮衣而起遂浮
湘而下徧經東南所至諮詢名宿少所降挹乃見黃龍
震言下契合因得嗣其法主常德之德山

通志

鳥焚僧

鳥焚僧正統間住衡山雁峰寺過全州謁無量禪師遂
至懷集寓蓮花巖內年九十餘洞氓日施蔬食天順改
元冬天火降洞僧移蒲團巖外坐化未幾飛鳥萬計集
聚蔽日各摘羽覆之一日如墓二日如廩三日如丘陵
有一鳥大如鸛摘毫俱盡赤肉啼于巖壁既旬日枯茅
叢中火起燃及羽堆此鳥墜火與僧同焚後有人見一
小兒騎一長尾鳥飛向譙山絕頂而沒

全州志

夾菴真者

爽菴真者得一切觀智遠游匿迹或有問其里姓但曰
廣西人以故不知何州縣問所師授搖首不答有固問
者但云吾師觀世音而已去就無常莫知其所終

通志

融虛

融虛禪師名真宗四川重慶府合州定遠縣人壯年雲
游至永明心見性得上乘之禪宗篤志修行悟不二之
妙法首闢湘山寺大振宗風人咸欽之及化身日諸僧
誦經舉火弟子如果見火化至宵猶諷大乘經不息遂

叩師曰乞留遺衣鉢以示後人師始擲魚子下壇瞑目
坐化年八十有奇時崇禎甲戌也

永福志

粵西叢載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叢載卷十三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蘇娥訴冤

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
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
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
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綰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

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龔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即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

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
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
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為驗女
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
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
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
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
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

誅上報聽之

干寶記

扶南王

扶南王范文本夷奴牧羊山澗水中得二鱧魚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爾郎至魚所見是石遂去文異之石有鐵文就山中治鐵鍛作兩刀舉刀向鄣祝曰鱧魚變化治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文當治此國遂斫之石破于是人情附之後王扶南石上痕尚在魚刀子孫寶守謬比之斬蛇劍

嶠南
瑣記

飛蟲食屍

蒼梧吏劉京云桂林晉興寧浦間人病將死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來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撲殺來如風雨不可斷止斯須肌肉都盡止餘骨在乃去殯殮不時皆受此害有物力者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畏梓木氣若以梓木板障其傍并以作器便不敢近

博物志

虞蕩射麋

馮乘

川今富

虞蕩夜獵見一大麋射之麋便云虞蕩汝射

殺我邪明晨得一麋而入即時蕩死

岑象求吉
山影響錄

阮放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

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

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

崇遂卒

通志

歐陽紇殺白猿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
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
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
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
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
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闔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
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迹紇大憤痛誓不

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以索之逾月忽于百里外叢篠間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統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崑樓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崑翠竹之間時見紅綠聞笑語聲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

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
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闊若
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
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
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
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
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正
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

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
騁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于床一踊皆斷嘗紉三幅
則盡力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
唯臍下數寸常護庇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品
曰此其食廩當隱于此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
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足
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頃有美髯丈夫長
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

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
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
乃持刃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床顧人覺縮求脫不
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
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
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
積珍羞羅列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
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紇即取寶玉珍

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後
紇為陳武帝所誅紇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常留養
之故免于難及長米文學善書知名于時

張重華
娛耳編

劉薦遇山魃

天寶末劉薦者為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魃呼為妖鬼
山魃怒曰劉判官我自遊戲何累於爾乃爾罵我遂于
下樹枝上立呼班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
馬而走須臾為虎所攫坐脚下魃乃笑曰劉判官薦大

懼更罵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捨薦薦怖
懼幾絕扶歸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

廣異記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
神明而不食可寘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
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為骨肉所累將竄南徼
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勅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
置於側可以無苦闇者拜受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

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于旅館飲膳芻豢燈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堦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綆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游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崑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

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
巨蛇十數皆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
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
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
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杜光庭
錄異記

封盈能

韓欣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嘗行野外見
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

書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
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足帛自山亘于州
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
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可勝數是年韓卒

段成式
酉陽雜俎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
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于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

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柳柳州集下同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趙來章

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歛葬于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葬不

得卜筮五月甲辰卜于秦訃兆之曰金食其臺而火以
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
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癸之乃覲其神明
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邪吾
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
為子莚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衾凡自家之物
皆在州人皆為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邇偶
不然其協焉如此哉

生子無影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
普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
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丙吉驗影不虛也

張驚

耳目記

高昱

元和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為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
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紅芳頗異有三美女

各踞其上俱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仙共語
曰今夕濶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
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
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
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
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宵得不祥
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
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

三子曰各算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矣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

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漉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俄而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鼈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

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適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為某啓先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

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
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
無數周繞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
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

太平
廣記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
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
朔縣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

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帶泊舟而下
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澣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
當須到桂州然後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澣之
所為不覺慄然亦皆矜饜如有所覩澣即却入舟中偃
卧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
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
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為
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

是一宿而至澣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鎚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澣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河東記

李湘問鬼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驪州司馬既而逆迹盡露賜死于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

閤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為弓弦所

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拜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回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

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散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

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辭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我況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于梧州盧所以不便言其後事也

唐李復言續幽怪錄

樂將軍廟

唐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時西原賊反詔命郎中裴兪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源與副將二人往傳詔命源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其佩刀請之源雖自愛念欲招懷之不可拂其意遂解刀以贈賊帥酬小婢二人副將誣源以軍中虛實告賊裴郎中大怒源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移書式方式方心知源寃陰勸其逸去源以無罪不肯式方畏郎中不得已灑泣厚致酒饌竟致之法源將刑召妻子與別謂曰可置

紙筆棺中當訴于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源曰
吾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明年四月殺裴郎中因舉頭
謂執刀者曰爾慎勿折我頸折之即殺爾其人不聽拉
其頸殺之忽驚蹶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
昏時暴得心痛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武方
於球場宴勅使忽語曰樂源何為來此我亦無過索酒
漉地祝之良久曰我知汝冤而竟殺汝亦我罪也遂不
能語昇入州夜死今桂州南門外源死處方丈無草人

因為立樂將軍祠祀之逸

石從武射妖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少善射家染惡疾長幼罕有
全者每深夜見一人自外來體有光耀若此物至則疾
者呼吟加甚醫莫能效從武他夕操弓映戶以俟其來
俄而精物復至從武射之一發而中焰光星散命燭視
之乃家中舊使樟木燈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棄灰河
中于是患者皆愈

桂林風
土記

蘇太玄妻

陽朔人蘇太玄農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命未合終冥司未錄每至必憐撫其子為之紉補經旬月鄰佑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被疾其家請卜之俄頃云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却回卜者請逼因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所疾已愈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

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又有人來卜謝無物奉酬深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稱無卜者請取之遂巡負致其前衆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發兵討蠻有人求至驛助擎熟食更一兩日當還如期而歸將一分細食致夫前曰此飯曷若人間過軍者夫嘗之倍珍於他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泄陰事獲罪被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泣別遂絕

桂林風土記

唐伯虎

五代時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王鞏隨手雜錄

嘉應侯

五代時桂林府張姓者滑人歷殿前侍衛以勇略聞宋嘉祐間京師火不為災仁宗感夢封嘉應侯元豐初桂

多火父老相與謀請為祠祀之自是火遂息

通志

記龍鳴

僧藤州鐔津人此在鐔津所聞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蠢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怪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漿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

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廬處之
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
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
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
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
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嫗耳吾故
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
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

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
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于聖賢而卒以弘法為
庸人誣陷遂示醜于天下何其所聞末異而所驗不同
耶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
治平盛乎聲明文物以遭其時得因而歌之此其驗也
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

僧契
嵩集

王延範冤報

王延範為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章

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
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
奏太宗遣內侍聞承翰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
籍收其家稿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紫纖草不生禽鳥
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彀弩射之矢自
頸出于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于頰旬餘潰而卒

樂善錄

飛來鐘

宋天聖間有廣東廣州法性寺洪鐘自南山東門飛入

闕

寺中貫其鈕於橫木其木約大五六寸長六七尺自懸其上歷數百年傳聞鐘初來時與白龍鬬鬬則風雨暴至聲聞四境萬曆九年三月初四日鐘始墜下今

橫木與鐘尚存

潯州府志

廣西太平州有一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夜常入水與龍鬬天明復舊所正德己卯盜斷其紐及唇靈怪遂滅

朱國禎湧
幢小品

地下鼓聲

寶積寺地下隱隱有鼓聲則賢人令至

潯州府志

殺降冤報

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厯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趕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政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為招降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

以酒已乃執于坐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剝其
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為圖用是遷待制
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忽仆於園中家人急
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

蒙齋
筆談

木中笛聲

慶厯中余靖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
月盈之夕輒聞笛音絕清遠土人云有此聲已數十年

不詳何怪也使人夜聽之自一大栢樹中出乃伐取以
為祝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弟欲窮其
怪命工解視則木有文理正如人吹笛在月下坐雖善
盡者不能為也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程達警
語類抄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洞蠻也收其實貨珍異得一龍長
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
筋撫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

錢七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歸蔡元長家云

何遠春
清記聞

真武威德

知賓州蘇緘投遺表論桂州安撫司不發救兵來拒蠻寇致守臣身死其蘇緘死後有監稅王褒被差巡城半夜越牆濠私遁值雷雨走入林中被數神人擒捉問何人潛竄應曰賓州監稅王褒畏懼而逃其主者乃喝王

褒曰太平時貪利祿濫受國家當其急難畏避奔走合與一死緣一城人民不忍枉遭屠戮目即未有救兵今特借汝槍一條步兵五十人乘今夜雷雨之勢趕去蠻寇王褒曰自來不學武況蠻酋數千赤脚兇惡之徒五十餘卒何以當之亦不明是甚方聖賢願垂指示神中部從云汝但執其槍領五十衆急速用事若得此功他日榮顯欲國家知委但云北方三元遊奕大將軍也王褒暗中受槍領兵出林隨後電光相逐到蠻子寨祇聞

霹靂一聲震驚蠻衆闔寨競相鬪敵至曉蠻隊已臨海口離賓州城二百五十餘里當夜天兵到蠻寇大半先乘筏過海逃遁惟陰兵趕散不留一寇賓州一城生靈不遭塗炭時軍將知得因依具奏朝廷簡會蘇緘遺表量與恩例其王褒係真武威德教令護國救民可加授崇儀使并交點本人所遇神槍看驗即是蠻隊中所用火銅竹刃以顯福神于倉卒間有奪勝之權宜令賓州建立報恩護國觀修奉真武香火歲度焚修道士一人

用答陰相

列仙
通紀

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員不肯注授非自身染患則兒女死亡雍熙中有禮賓副使楊從信一生慕道書符篆錄為人救治疾疫侍奉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寢饒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抵于州衙卧處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末亥初用黃絹一丈二尺用辰砂書篆六丁

神將追魂錄一道奏告真武禱祝畢隨紙錢燒去供養
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亦無響
報再懇真武願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窓壁震動如風雨
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
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
初于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叫言念兒是周朝張忱
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
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

吉等去提領修築潼關為事不端遂被羣馬踐向山坡
寸骨不收今兒身沉墮于此魂魄常守其尸不得解脫
今因禮賓禱祝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
去押送風吓囉山展轉沉為下鬼兒告言冤屈事理蒙
真武慈憫特與授記得超人天切念兒尸尚在東房南
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便得超生今來懇告為兒
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鋏掘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槁木
盛貯于延福禪院殯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

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于是賓民悉皆承稟
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充皇城內巡檢兼充宮令官
偶陪御祀祀家神因奏此奉聖旨送有司勘會賓州舊
無宮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
焚修官給錢糧供贍特賜福聖井乾熙觀為額同上

海鱖

趙丞相忠簡貶朱崖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
雷浮海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

旗曄曄互相逐下極目不斷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
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衆皆惶怖令入舟披髮持刃
出蓬背立割其股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臣閉目在船
內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始言曰朝來所
見乃巨鰩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鰩脊鬣耳謂之吞舟
魚使是魚與吾舟相值在數里之間身一輾轉則已淪
溺于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鰩北上相望
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十里有餘莊子鯢鵬

之說非寓言也此說張子恩得之使臣云

夷堅志

宋明發

吳行正嘗著漫堂集載顧況老夫子作詩云老人哭愛
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
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父哭
并詩不勝哀懇于冥復為況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宋
明發晉叔紹興辛未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
書窓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於其母且復為子壬

子十月十日於五羊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宜有子者志載晉叔宋闕成人丁巳為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

也莊緝雞肋編

天蛇毒

太子中允闕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為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為也乃以藥傳其瘡有腫

起處以鍼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其十餘條而疾不起

夢漢

筆談

虎不噬人

嶺南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過墟井繫馬民舍離下虎來瞰離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離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

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邪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蔡條鐵圍山叢談

梧志載靖康丙午客來博白事有村民語予民有二子
一年十六一纔十歲同上山拾橡忽有虎至幼者輒前
撫弄之不動既而呼長者長者顧見虎踉蹌走虎追之
適山下暮樵羣歸齊聲喊逐乃去二子得全虎不嚙弄
者而追走者何也物之制以氣而感以機機動則白鷗
不下機息則猛獸可馴氣勝而欲搏之與氣不勝而欲

避之皆機也利害趨舍滑亂其心有不為單豹之養者

鮮矣

西事
珥

粵西叢載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叢載卷十四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吳正之

吳信字正之洛陽人紹興初為武岡尉劇賊曹成蹂躪湖湘間勢甚張郡聞寇至守將黃君興與諸曹悉引避山谷信獨慨然以死自誓留城內集丁壯捍禦居二日寇壓境先遣一騎將來偵城中虛實信偶識其人登陴

呼曰郝大夫亦為此邪郝泣曰吾以母故陷于此不能
自還羞見故人信為言城中無豪戶大家正使擄掠懼
得不償勞郝曰聞黃使君橐中之藏甚厚故來取信曰
去已久矣郝曰然則為君全一城卽舉鞭麾衆去黃歸
冒為已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數年丁巳歲為全州清
湘尉夢人告曰君有陰功生子當及第起自東南第一
州覺而弗解姑志諸牘又二十年丙子歲官于建康因
出郊見驛壁有詩首句云建節東南第一州始悟前夢

夷堅
志

楊三娘子

青州人韋高避靖康亂南徙居明州紹興初詣臨安赴
銓試因事出崇新門逢青衣前揖問曰君得非韋五官
人字尚臣者乎高曰是也何以知吾字曰楊三娘子欲
相見憑達家書適在簾間望見君亟使我相邀願移玉
一往高之舅氏楊僉判時寓臨安知其女三娘嫁李縣
尉而彼此流落久不相聞乃先叩其故曰李尉死已二

年楊家原未知也娘子用是欲寄聲甚切高惻然愍之遂同往至一小宅三娘出拜具訴孀居孤苦之狀且言所以獨處自守不為骨肉羞者思吾七日之好義均伉儷豈以人鬼為間哉為之素服哭奠與楊生同護其喪行過嚴州夢三娘立岸上相呼高招使登舟不肯曰生平無過惡便得託生感君恩意之勤今懇祈陰官乞復女身與君為來生妻以答大貺泣而別高調定海尉衡陽丞容州晉寧令歷十七八年謀娶婦輒不偶既至普

寧二年每見縣治側一民家女及笄矣貌色越俗少比
數數窺之女出入無所避遂遣人求婚女家力拒之曰
我細民以賣酒為活女又野陋不堪備妾侍豈敢望此
高意不自愜宛轉開諭且以語脅之竟諧其約洎解印
乃聘之以歸女步趨容止絕似三娘初不以為異也後
詢其年命蓋嚴州得夢之次日其為楊氏後身無疑矣
高年長于妻幾三十歲

夷堅志

賈廉訪

寶文閣學士賈謙之弟某以勇爵入官宣和間為諸路廉訪使者後避地入嶺南寓居德慶府濟南商侍郎之孫知縣者亦寓焉商無妻一女笄二兒絕幼惟侍妾主家政商死其女嫁廉訪之子成之率旬日頃女輒歸家拊視二弟且檢校橐鑰以為常他日歸啟篋笥凡黃白器皿皆不見但公牒一紙存驚叩妾妾曰比者府牒以排天申節盡數關借當時遣僕馳白姐姐及賈郎回云府命不可不與遂悉以付之望其持還而未可得女拊

膺大哭走問其夫夫亦愕然曰無此事乃詣府投牒立賞捕盜竟失之計直踰萬緡商氏由此貧匱而廉訪者數使僕以竹節銀鬻於肆肆主問何處用竹筩鑄銀僕曰廉訪手自烜銷者於是人疑商氏亡金必其所為也後二十年成之通判橫州商徙居臨賀長已亡幼子曰懋每往謁成之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官懋挈孀姊挾二孤甥偕至賀卜葬遂相依以居甥非商出懋經紀其家掩有財物過半後病傷寒昏不知人者數日

忽蘇而言曰憶初入冥只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恣行曠野更無侶伴俄為人錄至官府見一囚荷鐵枷戴黑帽絝於獄門兩人執大扇對立其側囚忽舉目呼曰商六十五哥識我否懋未應又曰我賈廉訪也諸事殊未辯得爾來且可了其我一我昔年取你家財所償略盡猶有未竟者幸為我供狀結絕懋視執扇者一揮則囚血肉糜潰滿地不見人唯存空枷須臾復如初懋覩其楚毒不忍視頓憶曩事為供狀而出囚大哭曰今

便相別我猝未脫其執扇驅入懋至門外一吏持符引出卒徒數百若迎新官者白云泰山府君以君剛正好義抵陰府不應空回可暫克賀江巡按使者吏導行江上空中所至廟神參謁主者呈文簿懋一一詰責據案部判別一主者前進曰某神奉法不謹誤溺死人懋卽判領至原地頭誅戮迺運到封州大江口吏曰事已畢福神來迎公可歸矣懋還賀州所居從屋飛下汗浹背而寤其妻方掛真武像於床頭焚香禱請益福神之應

云夷堅
志

宜州溪洞長人

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國以恩科得官調宜州司理參軍
慶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歲產一怪物狀如人
長一丈許遍體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絞獨據野廟寢處
莫測所由來初惟搏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
啖之洞丁不勝困苦屢聚黨數百往攻鬪怪望人至輒
遁升山顛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操强弩傳藥

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始聞其所居且設窋於往來之處而為惡益甚洞丁出入須什什五五持矛鳴鑼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儻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濶而行又捷或遲鈍在後立為所獲壯有膽者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在田疇耕穫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闔洞千口罹戕賊者殆半不聊厥生悉徙避城郭赴訴于郡丐發兵圍捕之聞其不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巡檢者武鷲悍勇坐殺人久繫囚自獻

其技曰願取此怪以贖罪只得一大鐵椎重三十斤當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其設詭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銅鐵大椎遣之別選五十兵助詣洞迨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髣髴似有大足迹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呼示威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睨傍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疊敗絮碎帛全如犬窠蓋其宿臥處也馬潛伏室內以候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扉獨留一扇施拐撐

拄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砉然有聲乃此物負雙鹿穿
林而來馬亟起發扉陷其一足痛籠以椎仆于地舉頭
見人搖牙憤憤欲作敵而為鹿所壓不能興猶翻手搗
馬生脚撮其股肉一大片馬連運椎樁其腦遂死乃披
劒斷頸流血數斗卽呼隨行者舁尸獻于郡洞蠻踊躍
歡謝各返故棲郡以事上諸朝詔貸馬罪還原官李豫
及見怪尸言之尚怖慄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韋
自東殺二野义之法也

夷堅志

埜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埜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善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為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徭人集

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
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
莫知其所寶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
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
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為誕也
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
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
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為志也

周密齊東野語

張通直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溫旣還魂云
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曰解衣婦
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入大城市
井喧鬧聞傳呼聲二人引婦立城砌上二人立其下見
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
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來遂竚馬取二人
文檄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一番令婦執之候

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旣去二人失色相顧低頭不復語
至府門人間大官府也婦立戒石南俄見金紫人至次
衣綠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卽呼婦取紙語二同坐
曰誤勾此人來矣綠衣人曰已來不奈何朱衣人曰旣
誤莫須放回金紫人曰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卽
引二如弓手者取狀杖脊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去至一
寺大厦修廊寂無一人虛堂屏間一僧坐虞候未前又
一吏人至詣僧致語僧移榻俯階問婦曰識字否曰識

之僧指手中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
又曰歸則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脚用力引之幡起驚
寤而甦

王鞏隨
手雜錄

梁弼直

宋梁弼直高要人調靜江荔浦尉以獲賊功改官僉書
鬱林一日假寐夢西海府君牒請至殿庭如王居講賓
主禮請梁撰水城記梁援筆為之記未就而覺明日錄
畢焚之無病而逝其遺文今人尚膾炙之記略云水出

崑崙泛諸海西海據上流天恩地澤洋溢乎此而後注
之東上帝以府君有神靈之德參贊造化乃垂顧命俾
卽其海而城之功鉅用妙固非言盡然而神龍得以養
其頭角升奮于天興雲致雨露霈萬物小而億兆種類
得以飲啄游泳無不遂其生成之功也非府君之至神
妙用其孰能之哉

通志

雷神廟

元皇慶元年總管王世寧甫蒞事而祝融肆孽城內外

火此作彼息開國坊尤甚衆情洶洶弗遑寧居王詢諸
故老咸謂東隅舊有雷神廟傾圯弗葺火災弗息殆為
是乎王未之信越四月火愈大作廟前後民居皆煨燼
惟廟之艸堂巋然獨存王修葺之遂止

慶遠府志

啼石里

元至正間興業大里村李龍村相近有巨石丈許突起
村心能為雞啼羣雞隨和居民厭之鑿其石聲遂止因
名啼石里

通志

鄧氏墓

元時馬塘嶺一鄧姓者有堪輿卜一穴以葬其父以弓矢約之曰視吾箭所到處卽吉穴也鄧從其言葬之村間有牛傷足不能行山神曰鄧家鴨脚木好做脚以木續牛足卽行遂惑衆自僭議創王者居址後堪輿復至登其墓曰箭尾不葬葬箭口發福亦不久果謀逆伏誅鄉人以桐油燒其墓

通志

慶遠城隍

慶遠府城隍廟明初有選慶郡守途遇一官儀仗同會
詢其故曰公主明某主幽兩賢不相妨也及之任齋宿
會神舉動如兩賓相見禮衆訝之別無所見後晤見簷
端懸一婦笞責甚楚問其故曰此某氏不孝婦也守懇
之神寬其罪歎曰幽明之不可通也如是遂辭不復見
頃只見一蟋蟀懸於簷訪氏罪病狀果然通志

木龍

慶遠郡城有宋奉旨建元妙觀扁題廖陽殿著宋政和

年號壯麗巍峨柱盤二木龍備極工巧每夜失龍所在
雞鳴見龍通體苔覆聲自學宮泮池來相傳與泮龍關
歸也道士釘以鐵血流三日夜通志

飛鐘

宜山上五里明初有鐘飛至多靈山復飛至橋頭村驗
所從來鐘上所著係浙紹興鐘也村民卽其地建梵宇
今鐘尚存製異時鐘通志

紅袍神

明宣德間崇善縣土官趙暹興兵入寇千戶趙欽鄭忠率軍拒之時見羣鴉飛鳴于官軍之上賊弗戰而退私詢其黨云爾兵旣來何以怯敵彼曰時見紅袍神于空中羣鴉導之故怯而退識者以為有神助云通志

蠱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返在室贅為壻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

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
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卽
行矣曰兒能治之卽反接禮於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
水近口旁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
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
年限月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
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黃瑜雙
槐歲抄

彭將軍祠鬼

成化間宜山諸生韋黼與數友宿齋中夜半忽失去而門窓關鍵如故徧求亡所得越三日於都指揮彭瑛塋寢得之數日始蘓語云是夜有二鬼拽之從窓櫺出過雉堞堞眼內出城入彭將軍祠置我於案鬼不知所之

云慶遠府志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神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其形畏人

趙彥衡
賸車志

李令公廟

世之妖怪往往依古廟以求血食如蘇浙之伍相奴桂
林之卓望吾郡李令公廟之獨脚虎狼蓋酉陽雜俎所
載野史之類李令公者宋時李鈐轄有功於民廣右所
在祀之夔依憑其間俗號獨脚虎狼嘗擲瓦礫以懼愚
民祀之甚於祀先列牲甚盛曾記幼時見人說此物淫
一武弁婦其至卽若昏迷見其物火髮豎耳青面巨唇

牙出唇外數寸張口則洞見其喉一足行則雀躍在其家數年婦病乃移河池所避之物亦隨往婦竟以此殞生近時又一妖居士人家數年小婢輩恒見之長者不見也云戴東坡巾衣白袷美髯白晢頎然如玉自稱馮四主人命小婢房中取換柳其物見之怒奪小婢驚走蓋已變化非復本形醜態矣至今尚然

月山叢談

長人

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聚而戲或歌或舞或吹笛

情方洽忽見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濶三尺餘長倍之披髮烏喙背有二翼俯觀羣童為樂嬉然而笑少間垂舌長過腹羣童大驚皆反走其人能蠻語連呼曰合合合音各勿驚勿去仍歌舞吹笛以樂令羣童復聚吹笛歌舞焉其人喜拊手大笑聲震林樾已而復垂舌如故久之乃去遂不復見正德中張吉山方伯烜為庠生時親

見其事

月山叢談

二矮人二蛇

慶遠衛都指揮戚鋼守河池所日嘗語人云思恩縣近村山林中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屨度枝過樹如履平地村民觀者相去僅丈許容色甚和若有意捕之則在樹杪不下急之即行如飛去而復來者數月又趙村一日有二人牽二蛇入人家繫於樓下登樓索食主人見其服飾異常炊食之食畢下樓解蛇叱而鞭之化為龍各乘其一騰空而去

月山叢談

洞中白氣

石工言嘗入深山中覓石峰售之偶登靈川界內一山
檢覓之間忽見一洞內光耀如月就視之洞口甚狹僅
容一人內廣亦不踰數丈而乳石累累下垂不勝數交
映有光可手而探也因回呼其侶欲共採之忽白氣一
道自洞出為其所衝倒地昏暈不省者久之遂迷不復
見有洞處氣猶漫亘山谷久始散石之精華所聚宜亦

有神呵護之也

嶠南
瑣記

養虎致死

馬鳳容縣所千戶嘉靖間以勇敢雄於時佃人獲虎子
歸之羈以鐵索畜焉時市猪牛肉啖之閱兩三年虎稍
馴且長鳳踞臥廳事呼之舞則旋轉跳躍鳳偶夜醉歸
虎候於門鳳叱虎虎怒奮爪傷其面家欲殺虎虎懼挺
走山中越數日鳳以傷死旣葬虎時臥塚上瀕去則徘徊
如不忍狀

梧州府志

火箭

火箭總無形迹只用口呪手訣暗以射人為其所中者

痛熱難當急則立仆流血而死慢則隔日頭目腫裂而殞其法最為秘傳故妖者常學以報仇惟身帶黃金可

避

養利
州志

神為虎

總兵趙輔征廣西時多虎出飲溪中輔引弓射之中一最渠者虎遯去明日邏卒於古廟見所主之神被箭箭在脇間趙以為神令新其廟事見客座新聞

西事
珥

誠虎文

楊叔寶為荊州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摩崖大刻誠虎
文其略曰嗚呼爾彪出境潛游云云後改官鬱林州以
書託知軍趙定敲虎文數本言嶺俗獷悍欲以化之荆
門如教遣人往榻次日鄉耆申摩崖樹裏大蟲出齧殺
打碑匠二人遂止以耆狀報叔寶

西事
珥

吏化虎

劉欣期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為虎還復為吏

嶠南

記瑣

蛇異

嘉靖初慶遠府署守宿者見一長人驚怖羣呼移時乃去尾之徐行入右江道古榕樹下遂不見次日知府王顯高親至見樹大十圍蔭廣數畝諦視榕根有竅出烟如縷乃令人伐樹得巨蛇十數殺之怪遂絕

慶遠府志

菖蒲酒有毒

藤州民某家有五口二壯者二童穉一嫗值端陽節飲菖蒲酒皆極醉頃之迷悶暈地嫗及二穉俱死壯者氣

尚勃勃藥之則痰涎壅塞不能下逾半日亦死人謂蒲
根下必有毒蛇穴處發之無有也識者曰菖蒲極熱酒
又熱皆有厚毒恣意多食焉得不死壯者氣力盛故遲
之爾予謂炎方暑候火氣熾然飲蒲酒太過如火得膏
熏灸悶鬱而死固其宜也

西事
珥

魚菌殺人

永福羅錦神山頂池中忽生鯉魚居民取而食之隨發

吐瀉死人無算

永福縣
志下同

永福毛峒里四里村四月內池上生菌大如盤人採食之其味頗甘亦死人無算

關繼禹

關繼禹蜀人為部郎隆慶初謫丞鬱林署篆百廢俱舉一縉紳夢玄武神語曰若為我告關公今轉某府二守矣縉紳以告關疑其誕旬日果得報關大異之捐俸廟神於州之後山民徼福者歲時糾農設壇醮鐘鼓鏗鉦男女雜還有善相地者曰州治龍自東北入城此山為

州後宜靜廟當亟遷且神武像也將兆兵已興業有永

平之役

梧州府志

雷誅不孝

曾蠻宜山人事母不孝每食母惟少與之母常不得飽
歲時祭享肉雖多皆不與母日與其妻罵詈甚至笞之
數十母溺愛忍受之嘉靖間一日風雨驟至雷火焚蠻
居室左右鄰俱無恙母髻掛一芭壁芭盡灰髻獨無恙
蠻夫婦懸半空中髮直上所居地裂一縫雷物似猪形

鑽入裂中者不勝數須臾雨止蠻夫婦隕墜昏倒本府
以其事聞禁數日方死

慶遠府志

藤縣民

藤縣民某失一雞疑為鄰婦所攘疾聲罵語侵鄰婦鄰
婦憤恚自縊死數年矣民偶過一處見有野蠶吐絲樹
間往欲覓一物收取忽見鄰婦馳來罵之曰汝何得盜
吾繭民驚懼仆地少頃甦歸使人往攘之則鄰婦所埋
處也越數日其人死

西事珥

電異

萬曆辛亥春三月邕州電大如斗城中屋瓦皆盡無一
存者是日陳憲僉顧輕車飲於數文書院席上盤盂盡
碎役人避去二公立簷下有塵板處予冬月行部至邕
望坊樓上殘鴛半漏時見天光屢疑是積雪未消

嶠南
瑣記

張德威

明萬曆初宜民有張德威者惡著於鄉官莫能制威偶
變舉動為驢狀引刀自剗其股曰上帝懲我惡以戒世

人也遂為驢鳴以斃

通志

吳繼憲

明末慶遠盜亂有紳吳繼憲為獍賊張安所害安途遇
憲喝曰張安何往急歸安居富舉家十數口閉富自焚
而死

通志

銅鑼村

興業縣治石山之顛有石圓如銅鑼响則石馬嘶石人
喊土人遂叛萬曆七年木頭峒狼人叛魏應文討平之

厥後石被雷轟宛然銅鑼因名銅鑼村

通志

青蛇使者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廟有小蛇背線腹赤穴神衣袖饗神飲食或以手接翫之甚馴倘有虛誓愆期家數百里蛇輒至為其人索願其家為蛇掛紅刻日賽之呼曰青蛇使者按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術聚眾弘治中制府逮至覆以洪鐘環以積薪晨夜煨之發之無有

也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余先一日與袁元約趙平筭談
青蛇之異余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游
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胆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
飛過洞庭湖此時三彭雖靖一氣未降及參黃龍頓超
圓覺銖衣蛇劍棄若浮烟辱於非人有弗顧也夫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用慢藏誨禍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
知必不拳拳於茲廟也二客稱快次早入廟取酒醑蛇
羣若媿匿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函翠

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余結佩後青蛇遂

無有見者

赤雅

狐妖

校邕時以左江道為文場道深邃旁有亭榭園池林木
茂密業已堵塞予與書吏俱入居籌邊樓下一日晚堂
畢隸人云每薄晚有人擲瓦石入詈之則愈甚予視之
累累積瓦上因詢干掇者答云此去外路甚遠遂不復
問又一日閒步出聞閤者房內有伐樹聲因取鑰啟視

之闇者云有物如犬而甚大黃色每來則伏此處竹樹間撼門入亦盜食食物適來逐之越牆去尾大如帚伐去竹樹或可冀不來爾蓋狐已為妖而土人未之知也

嶠南
瑣記

山魃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肢其牝好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

丈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
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
其人素有輕齋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
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
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
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歲
中每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畬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
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

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陳繼儒
虎蒼

木客

平樂縣西七十里紫山上多有

闕

有木客形似

小兒歌哭衣裳不異於人而伏狀隱

闕

宿至精巧

時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就人換

闕

今昭州

平樂縣

洽間
記

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恭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為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秦

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余嘗見其賦細雨云劒閣
鈴逾動長門鏐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按
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
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然則詩學
淵源其來遠矣余家羅浮有鳥各為一色五色畢集必
兆嘉客鳥名木客與此不同

赤雅
下同

按志載虔州洛山有木客鬼其義未詳聞縈山之顛有
怪物焉木客方飲酒歌吹樂甚忽見一人長二丈有奇

面潤三尺髣髴烏喙背有肉翼俯觀樂器嬉嬉而笑垂
舌至地木客大驚欲走不動其人溫語之曰儂非能傷
人能察歌舞耳木客神定歌舞復作其人拊掌大笑聲
振林樾垂舌嗒嗒而去

平樂了鬢山高二百餘丈險不可躋相傳舊有物形似
小兒行坐服食不異於人時出市易什器市人呼曰木

客蓋山魃也

平樂府志

顧况紀秦時建阿房宮采木者偶食黃精天蒜不覺竦

身飛上就山下人家裁詩酒盡君莫酤云云今平樂志
所載縈山木客事蓋附會此說余昔在昭州常詢之陶
偉西明府云少時聞父老言曾有人見之今久不聞矣

張七澤梧
潯雜佩

屈亞石重生

崇禎初增步屈亞石年十六七為人傭至廣西病故客
歸其柩時已兩月至肇慶守厰官黃某夢有報之曰明
日有私貨宜詳察之厰官囑把水見一棺報曰無別疑

惟一棺耳官令開驗客力止益疑之既啟棺有一人卧其中目尚轉動詰其商必謀殺者神故為預告之急用湯藥飲之次日能語自陳病故死見閻王謂誤捉當某年某月死責鬼卒放回非商謀殺也曾見閻君簿上有三妻一李一楊一王初貧甚不意後果驗

張穆異聞錄

空中兵馬

廣西太平府有高崖數里現兵馬持刀杖或有無首者舟人戒勿指有言之者則患病

異聞錄

飛來鐘

廣西鎮安土司有白銅鐘飛來水畔官懸之東樓現存

異聞
錄

粵西叢載卷十四